

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

——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

上接 A06版

李广元，林州的钢铁大王，是一个典型的具有“红旗渠脾气”的人。

我们在凤宝特钢厂门口见到他，这是个表面看来温和，甚至有点腼腆的男人，和传说中的印象判若两人。一辈子没有离开钢铁，他把他的事业变成了最简单的口头禅——干事。

李广元喜欢干事，他喜欢在钢铁中干事。

26岁时，他干的事是接过了铁匠铺，那是个专门打造红旗渠所用工具的小铺面。少年的李广元就是在这里，目送着父辈们的背影，走向红旗渠的。

但是，不甘于一辈子在铁匠铺打铁的李广元有一天提出搞汽车配件。

村委会上举座哗然。

李广元不慌不忙：“我领着干。成了，是咱村儿的；砸了，是我的。”

现在，汽车配件已是林州的支柱产业之一，这一产业大部分起源于李广元当年不起眼的小小铁匠铺。

外在的是羞涩，但钢铁，才是这个林州男人的真正性格！李广元终于干成了事，把一膛打铁的小火炉，变成了产钢的高炉。

2001年，曾经的铁匠铺开始发展钢铁产业，进而进军特钢及无缝钢管。目前，正在建设50万吨油井管项目。

水火相济，融于一身。谁也说不清这个温和的男人，心里藏了多大的一把火！他成为林州最大的利税大户，一年纳税过亿。他说，人不能只为钱活着，我生在太行山，长在太行山，红旗渠的精神已经长在我的骨头里。

在太行山许多村落都可以发现李广元这样的传奇人物。郭变花就是这样一个人。见到她也让我们颇为吃惊，她并不像朵娇柔的花，更像棵大树，神气活现地立于太行山上。

郭变花的脸让山风洗得黑红，脚下穿的是那常年不变的解放鞋。

15年前，一个电话把在外地承包工程的她催回了家乡，乡里领导对她说，干吧，石大沟就交给你了。

“石大沟，石大坡，荒草连成窝。”有人泼冷水，“男人们都没把石大沟干成景，你个妇道人能干出个啥？”

可是，生就红旗渠脾气的郭变花偏要干出个啥。

郭变花治路，治穷，更要治山。治山就要种树，种树就要爬山。从此，长在平原的郭变花和山“黏”在了一起。

之前，这个女人恨山。第一次去婆家石大沟，她就跟丈夫怄气：早知道你家在这儿，不嫁给你了。

现在，全村人眼巴巴、直勾勾地盯着她，她不得不逼自己爱这些山。

从来女人干事难，九分苦一分甜。这个之前在城里穿高跟鞋的女人，从此只穿解放鞋。一年穿破十几双，只为爬山。

荒山没人管，拍卖没人要。郭变花揣了一兜子钱去了，这个女人响当地拍着自己的包嚷着：没人要这山？我要了！

她一口气承包了万亩山林。在山上挖个窑洞，支起个灶，就着山水吃饭，听着山风过夜。

每一年，她种十几万棵树，一年上千亩。一干就是五年。

印度诗人泰戈尔说，只有经历地狱般的磨炼，才能炼就创造天堂的力量。

我们问郭变花：难不难？

她想都不想地回答：“老一辈吃野菜修成了红旗渠，还有比那更难的吗？”

面对着绿油油的承包山，郭变花说，这树我一棵都不要，一棵都不砍。砍一棵，我都是石大沟的罪人。

她让荒山一片翠绿，把石头变成致富资源，用山货打造销售品牌，穷村改变了模样。

全村人做了个红绶带，给她披上。

18世纪初，从未到过中国的黑格尔，收集到了他能收集的所有中国文献，认真研究后认为，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。

事实并非如此。

沿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河逆流而上，生于太行山的人们深知，在这里，人类的精神之光一直照耀着太行人的心灵，民族的精神火把，从来没有在历史的天空熄灭过。

太行之力——一种滴水穿石的坚韧

人类总是对英雄怀有天然的崇敬。

传说中追日的夸父因缺水而亡，至死无悔；太行山人为引水而战，生生不息。

这，就是中华民族的韧性。

1960年，红旗渠开挖不到两个月，张买江的父亲张运仁就牺牲在修渠的工地上。

取水，这个往日男人承担的重活，落在了母亲肩上。女人力气小，被抢水的人群挤落在水中。母亲扛着空桶，穿着湿透的棉衣，一进家就撵张买江出门：“你上渠！渠里不来水，你别回家！”

通水的那天夜里，她坐在渠边，整整守看了一夜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她拦住了前来挑水的人群。她要先于别人打第一桶红旗渠水，因为她贡献了丈夫，又把13岁的儿子送到渠上，她比别人更有资格。

这是为内心一口气，坚韧地活着的女人！又是一年的桃花盛开了。

不是在春天，而是在千里冰封的雪天里；不是在温室，而是在高耸巍峨的绝壁上。

有桃花的艳丽，又有梅花般的品格。冬季每有游人来到林州，石板岩乡桃花洞村是必去的地方——那里冬天可以看桃花。

申兰英与原海生，青梅竹马，就长在那个冬天里桃花烂漫的村子。

2000年，原海生掉入山谷。当支书的他，是死在发展旅游的道路上。

就在他走后，桃花洞村的旅游开始热起来。

就像莫那当年铸剑七七四十九日，以身赴铜水，血凝剑气，其志感动天地，因而铸就名剑。原海生以冬天的离去，为这个小村带来了春的生机。

丈夫留给申兰英两个孩子：儿子上大学，

女儿刚刚初二；还留下了点账面上的钱，是一直没有领到的村主任工资，每年700元，一共欠了10年。

咬咬牙，申兰英支起了桌子，搭起了棚。过路人吃她一碗面，丢下两块钱。

一张桌变成了十张桌，棚子变成了面馆。

吃面的人开始直接叫这个爽快麻利的女人“桃花嫂子”。一位画家给她写了几个字贴到了屋里：“桃花嫂子面，好吃看得见。”渐渐地，她把“桃花嫂子”的招牌挂在了外墙上。

当地人说，桃花谷里桃花店，桃花嫂子桃花面；桃花乡里桃花香，桃花溪漂桃花瓣。“桃花嫂子”成了太行山里的品牌，老粗布、杂粮，都追着赶着标出桃花嫂子的名字。

人们看到申兰英脸上总是挂着笑，可她内心却有不为人知的苦楚。她把自己与丈夫结婚时的一张照片镶在镜框里，天天守着。

当我们提到原海生时，她说，只有一张合影，11年了，还是想他……

一语未了，掩面而去。

总是有一些英雄没有来得及戴上红花，就悄然隐退到历史的幕后。

原海生坠下悬崖的地方，后来是一道有名的景点，两道飞泉夹石而过，取名“含珠”……

所有的光荣与梦想，都是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，如同追日的夸父，“体解而未变”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！

谁也不敢说上天亏待了林州。但是，这个大山里的地方的确没有得到上天厚爱。一个缺水之地，一个守着一堆石头的穷县，凭什么50年前让漳河之水天上来？凭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，让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河南108个县市处于前列？

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，不仅在于拥有有

“夸父与日逐走……道渴而死。弃其杖，化为邓林”

——《山海经》

形的物质力量，某种意义上说更在于是否拥有无形的精神力量。经济的发达，可以为一个国家贴上强大的标签；而唯有精神的力量，可以让一个国家扛得起伟大的字眼。

太行山下，一个曾在井下挖煤的汉子，在韧性的坚持中获得了不止一次的重生。

桑中生从来都拒绝谈起他最艰难的时候。

记者试着问他，他回避：不提这个。

笑着拒绝，然而泪水就在瞬间流下。

——“谁意百炼钢，化为绕指柔”？

他是一个亿万富翁，也是一个穷得没钱吃饭的人。最苦的时候，机器全趴在厂房里，家里拿不出一分钱，门口站满要账的。

2008年，桑中生投资搞起了用于太阳能的多晶硅，当年就缴税1亿元。2009年，投资27亿元扩大产能。国际金融危机的风浪扑到了中国的山区，原来300多万元一吨的多晶硅，降到10万元也没有人要。

只得停产。

置之死地，能否后生？没有资金寸步难行，情急无奈之下，如同秦琼卖马、杨志卖刀，桑中生决意出让企业股份，换来帮他进行技术改造的团队，以作最后一搏。

桑中生能否走出困境？没有人知道；这一搏就是最后一搏？没有人能回答。可桑中生说，林州人认死理，一条道走到黑，就得成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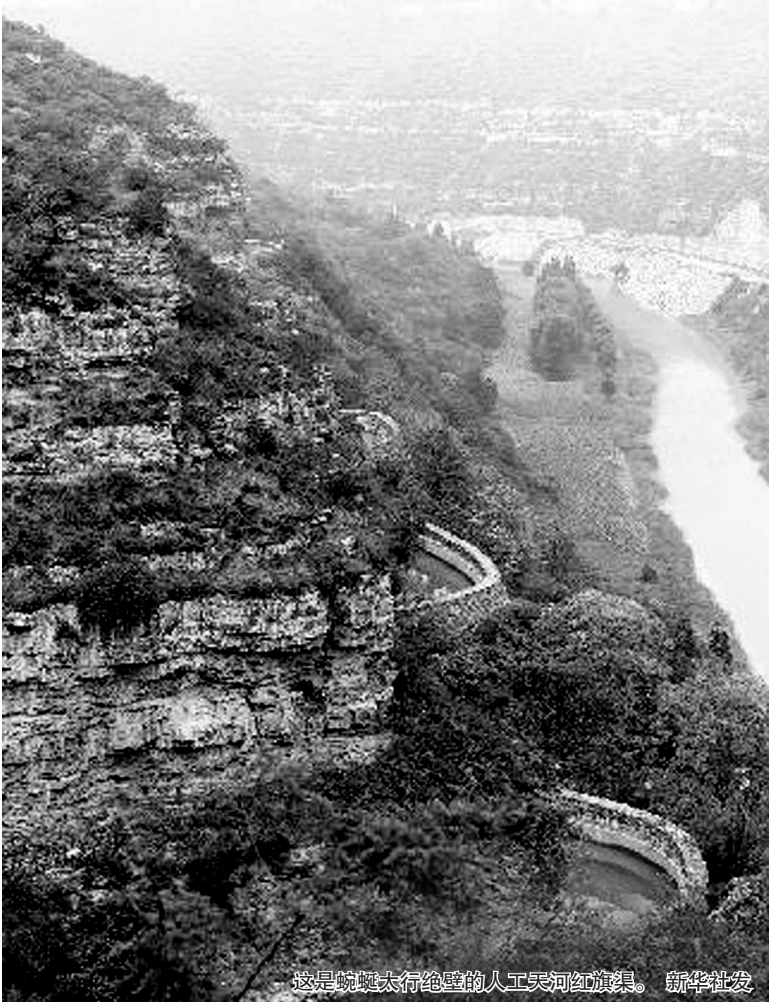
大凡英雄志士，往往浸染着浓烈的悲壮色彩。他们历尽艰难险阻，忍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——明知力不能支而殊死搏斗，直到最后一息。如同不顾一切逐日的夸父，最终倒在实现理想的途中。

曾战太行，曾出太行，曾富太行，但是，林州人不允许自己安卧太行，这是一群虽然吃饱了饭，还要为自己理想逐日的人！

太行之爱——一首奉献当代的颂歌

“往古之时，四极废，九州裂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载……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”

——《淮南子》



这是蜿蜒太行绝壁的人工天河红旗渠。 新华社发

太行山，一山高于一山，一山险于一山，一山难于一山。没有人告诉我们，太行山是不是女娲补天后留在人间的神石，补上去的是天，遗留下来的是爱。

请告诉我们，太行山边的人们，为什么具有如此淋漓尽致的大情，俯仰天地的大性，炽热如火的大爱？

临淇镇白泉村支部书记张福根的一生，就是对太行人这种大情大性大爱的最好诠释。

盘山而上一个多小时，我们见到张福根，此时已是傍晚。如同故友重逢，客人与主人相见甚欢，相拥而坐。

群峰壁立，星空寂寥；山风拂面，松涛有声。

一落座，张福根就滔滔不绝地向我们畅谈他的白泉创业史：

劈山修路，修通了白泉通往山外的22公里大路；

打旱井，52年打了1685眼，没让百姓去远处打过水；

植树造林，凭借一双手两个肩，一把镢头一张锨，绿化了2万亩荒山；

发展旅游，建了个白泉山庄，开辟景点搞旅游致富……

他说，这就叫创业四部曲！

在海拔800米的悬崖上，张福根口若悬河，激情四溢，迎风开怀，顾盼神飞！

眼前的张福根，哪里像一只眼睛失明的72岁的老人？

哪里像大字不识几个、土生土长的农民？

畅谈“四部曲”后，老人意犹未尽，又吟诵起他早年的励志诗作。那诗句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——“蹬破地球闹开天，单手举起太行山”！

此刻，我们不禁受到感染，这是太行儿女用山的气魄与山在对话！

下转 A08版